



残雪所探索的是一个本质的世界，  
而不是公认的固定的现象世界。

| 残雪 著

# 思想汇报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 思想汇报

| 残雪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汇报/残雪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59-0260-7

I.①思… II.①残…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0680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2 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 目录

- |     |           |
|-----|-----------|
| 1   | 菜贩易致行     |
| 31  | 修鞋匠老傅     |
| 66  | 都市里的村庄    |
| 82  | 贫民窟的故事(一) |
| 98  | 贫民窟的故事(二) |
| 116 | 贫民窟的故事(三) |
| 129 | 贫民窟的故事(四) |
| 145 | 贫民窟的故事(五) |
| 161 | 思想汇报      |

## 菜贩易致行

已经有八年了，农村来的易致行一直在这个大城市卖蔬菜。

那一年，十八岁的他提着行李离开家，妈妈送他到火车站，眼眶红红的，他懵里懵懂地站在车窗口，车子开动时他竟忘了向母亲挥手，就那么傻傻地看着她。他记得母亲在那一瞬间的表情很奇怪，她如释重负，居然笑了起来。易致行暗想，自己待在家中对于妈妈来说，应该是很沉重的负担吧。这样一想，他就打定主意再也不回家了。火车坐了一天一夜，从南到北，过了许多村子，许多城市。这期间易致行总是坐在座位上不敢离开，因为怕别人偷走他的行李。

他没遇到约好了来接他的那个人，就自己独自出了车站，慢慢去找菜市场。他有时坐公交车，有时走路，找到菜市场时，已是夜里了。

菜市场在郊区一条很臭的小河旁。那是一个很大的水泥场子，搭了许多油布篷，菜贩子们都住在沿河的那一长排简易房里。当他走进同乡那臭烘烘的小屋时，他感到自己累得要晕过去了。他放下行李，坐在房里唯一的一张矮凳上，听见同乡连叔在责备自己。

“怎么这么娇气？”连叔很不高兴。

连叔告诉他说，房里只摆得下一张窄床，而他（易致行）又在外面走了一天，身上很脏，所以必须去小河里洗一个澡再回来睡觉。

“河？河里洗澡？”

易致行结巴地、梦呓般地问连叔，他实在不太明白，因为现在是寒冷的冬天啊。再说那条河那么臭，上面漂满了烂菜叶。大概臭味就是菜叶散发出来的。

“对，去河里洗洗。”连叔干脆清晰地命令他。

易致行只好打开行李包，找出自己的换洗衣服。他注意到煤油灯照出了连叔满脸的不耐烦。

他脱得只剩了内衣顶着风往河边跑。他看见了那几级石阶，还有一盏昏暗的路灯，大概就是那里了。

他的牙齿打着架，他用毛巾蘸着冰冷的河水，在身上胡乱擦了一顿，跳上岸。穿衣服时，他感到自己都快疯狂了。

他躺进硬邦邦的棉被里，全身像发疟疾一样抖个不停。床的那一头躺着连叔，连叔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只是微微的有点儿温度。整个夜里连叔都是如此躺着。易致行翻来覆去的，免不了有时压着了连叔，但连叔毫无反应。于是他为自己的“娇气”惭愧不已，更加睡不着

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觉得刚一睡着就被叫醒了。

“进菜去！去晚了就没好货了！”连叔在黑乎乎房里说。

他将易致行的棉衣和绒裤扔过来。易致行摸黑将衣裤和鞋子穿好，跟着连叔往一个方向跑。他们一直跑到了水泥场子的外面，那里停着一些大卡车，一些人站在拖车上的蔬菜当中破口大骂。也许他们并不是破口大骂，只不过在易致行听起来是如此罢了。连叔将一个巨大的编织袋交给易致行，自己跳上了一辆车。似乎是，车上车下都有人在黑暗中抢菜。

易致行暗暗在心里叫苦连天：这些人为什么不开灯呢？他拿着编织袋，一会儿跑向这辆车，一会儿跑向那辆车，但每次都被人们推开了。正当他站在一辆车下不知怎么办才好时，他突然被车上倾倒下来的一大堆胡萝卜砸得倒了下去，重重地摔在马路上。

“他在哭。”有人在他上面说。

“让他哭个够，他还小。”另一个人说。

易致行虽然被砸得很疼，但他并没哭，为什么他们听到了他在哭？他从胡萝卜当中用力爬起来了。

“好！好汉！”有个人用力拍了两下手，又说，“这是你的货。”

易致行在车灯一明一灭的光线中看见了装在编织袋中，比他本人体积还要大的那一堆货。他畏怯地站到一旁，想等连叔来。

“你怎么站在这里，要被压死的，瞧，车来了！”

易致行看见卡车的黑影靠近了。他出于本能往旁边躲，可他被一

堆菜绊倒了，他意识到自己要被压死了。

然而当他清醒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好好的。一个苍老的声音凑在他耳边悄悄地对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很怕死，对吧？”

他的那一袋胡萝卜已经被压扁了。老者同另一个人将那编织袋抬起来，嘱咐易致行弯下身去，他们就将那巨大的一袋放到他背上。易致行被压得摇摇晃晃的，但他咬牙挺住了。老头说：“往右一直走到底。”

他走得很慢。一路上，头昏眼花的，他总是看见卡车的黑影冲着他轧过来，但每次他都没死。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干脆不管不顾地对着卡车往前冲，步子也快多了。好多天之后他仍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卡车冲着他开过来？难道是那些司机欺生？

菜市场已经到了，易致行居然没看见，他一个劲儿地往前冲。一双手拖住了他背上的编织袋，居然是连叔。连叔那张脸在煤油灯光里有点像青面獠牙的怪兽。

“胡萝卜被压坏了。”易致行委屈地说。

“胡萝卜怎么压得坏？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压得坏的。你看清楚了吗？我说贱狗啊，你还不如待在村里！”连叔叫着他的小名。

一会儿连叔的摊前就有顾客了，易致行想帮忙，被连叔挥臂赶到一旁，他嫌弃他，命令他去简易房待着。

于是易致行回到了简易房。他觉得自己夜里没怎么睡，就脱衣躺下了。刚一躺下他就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他才将这间简易铁板房看清了。这是个极为狭窄的



笼子,最多只有四个平方,全部家具就是这张窄床和放在地上的一个脏兮兮的小碗柜,再有就是他昨夜坐过的那张矮凳。连叔倒是还有几件衣服,一律堆在床上他的枕头旁。他昨天晚上带来的行李包被连叔扔到床下,垫了一张日历纸。看来连叔认为他很脏,嫌他。其实易致行在乡下青年中算是爱干净的。但是不管他爱不爱干净,在这个地方就只能有这样的待遇。易致行坐了起来,这时有人伸进来一个脑袋。

“哈哈,睡懒觉呀,我看你天生就是懒!”

说话的是一位妇女,眼白多于眼黑,头发乱蓬蓬的。

“就躺了一小会儿,连叔不让我在摊位上待。”他小声辩解道。

“当然不让!要是我的话也不让。你这副模样,哪里像个做生意的。”

“我可以改。您能帮助我吗?”易致行诚恳地说。

“不要瞎说八道了,这种事也敢求人帮忙。我告诉你,好多人不知深浅,在这里乱闯,结果都送了命。卖菜的生意不是谁都能做的。”

易致行听了这话打了个冷噤,他回想起了那些卡车。可是女人说的并不是卡车的危险,而是买卖的危险。

“你要多向连叔学。”

女人说完就走了。

易致行沿着简易房往前走,他想到自己昨夜洗澡的地方去看看。然而很奇怪,那地方找不到了。这是一条死河,那么多的烂菜叶浮在水上,河水一定是溜溜滑滑的吧。昨夜洗澡时冷得要发疯,他倒顾不上水脏不脏了。不但那几级伸向河中的石阶再也找不到,河边也变了

样——一堆接一堆的烂菜堆满了整个岸边，要想穿过它们到河里去，就会弄得一身奇臭。

“你是在视察吗？真是个好闲人啊。”

那女人忽然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在监视他。

“我搞不懂……”易致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你倒是老实。这里是大城市，乡下人刚来时都弄不懂。巴比！巴比！”

她跳起来追那条瘦伶伶的黑狗，大概是她的宠物狗。这女人，别看她又矮又小，跑起来飞快。

易致行不想再看河了，可是又没地方可去。连叔为什么不让他留在菜场呢？好歹他还可以帮帮他的忙嘛。连叔真是太不耐烦了，可能是他的职业使他养成了这么个脾气吧。易致行虽来了还不到一天，已经对这份职业的凶险深有感触。回想起半夜、清晨发生的事，他觉得卖菜这个行当随时有生命危险，这可是他在家时没想到的。易致行胆子小，尤其不善于冒险。不过谁知道呢，如今世事多变，说不定他会锻炼成一名强盗似的菜贩子呢！他这样在心里给自己鼓劲。

不知不觉又到了菜场门口。他溜了进去，避开连叔的摊位朝另一个方向走。穿过顾客们的人流，他到了后门，门边有一个饺子摊位，他坐下来，要了一碗菜饺子吃着。饺子摊主是一位肥胖的老人，脸很白，牙很黄。

“新来的帮工？这可是个好地方啊！”老汉说话时眯着眼。

“您是指菜场？”

“当然，当然。这哪是菜市场，小伙子我告诉你，这里是兵营。”

“兵营？”

“对，就是兵营。天天有演习，月月有战斗。”

易致行仔细琢磨老头的话，觉得自己领会了一点点话里的意思。他还没吃完，就看见连叔跑过来了。

“贱狗，帮我去打那个混蛋！”他吆喝道。

易致行涨红了脸跟在连叔后面跑。到了连叔的摊位，他看见一名威猛的黑汉子正在将那些胡萝卜扒到他的旅行袋里头。那汉子比易致行高出一个头还不止。连叔递给易致行一把铲土的铁铲做武器，自己则手执一个秤砣，做出要扔过去的威胁状。易致行刚举起铁铲，那汉子一脚就将他踢到了水泥地上，他只觉得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动弹不得。连叔大叫：“死人啦！死人啦！”叫得整个大厅都听得见。易致行却看见他手里的秤砣并没有扔出去。他多么希望连叔住口啊，可他偏偏喊个不停。

人们将躺在地上的易致行团团围住，易致行看见那黑汉子趁机背着一大袋胡萝卜溜走了。连叔根本就没去追他。

“你还不起来啊？丢掉的胡萝卜又不会长腿跑回来！”有个人对他说。

易致行努力了好几次，才挣扎着坐起来。他用手背抹掉因疼痛而流出的泪水，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人。

“那个人是山大王，他是有武功的，他看得起你才给你来这一脚，我们还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呢。哼。”

说话的是易致行先前遇见的矮个子妇女，她不知什么时候又钻到了他面前。

易致行一边痛得哼哼着一边想，莫非这女人是他的保护神？

人们都走开去了，现在只有连叔在摊位上了，连叔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连叔，我们要赔本了。”易致行惭愧地说。

连叔哈哈大笑，一边将易致行搀扶到凳子上坐下一边说：“怎么会赔本？这个菜市场的生意从来不会赔本的！”

易致行虽不喜欢连叔的傲慢，听了这话后心里还是渐渐踏实起来。他的目光溜到那杆秤那里，看见那秤砣正稳稳地放在秤盘里呢！他想，连叔满肚子诡计，他哪里看得透这个老汉！

连叔交给易致行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去给市里一家文具店的老板送菜。易致行在家里时练习过蹬三轮车，所以他认为这个任务难度不算太大。

他小心谨慎地蹬着一车菜出发了，尽量挨马路边走，眼睛盯着前方，一刻也不敢放松。虽然路不远，他却弄得满头大汗，他太紧张了。

到了大街上的那家文具店，易致行按连叔告诉他的那样绕到后门去。

但那后门关得紧紧的，不管他怎么用力捶也没有一点动静。他想了想，又绕到大门那里，将车停在门口，进了文具店。

店里没有顾客，只有一位脸黄黄的妇女和一位男子在聊天。易致

行看见女人翻着白眼,似乎是很讨厌易致行进去打扰他们。

“我是来送菜的。”易致行谦卑地说。

“有人把你的三轮车蹬走了。”女人幸灾乐祸地指着门外对他说。

易致行连忙跑到外面去追。他看见一名老汉蹬着他的三轮车在马路中间出现了。现在他已顾不得自身的安危,要知道连叔的三轮车比他易致行还值钱!他冲到马路当中,发了疯地追,他眼里什么都看不见了,只看见那三轮车。他记得似乎有好多车辆都停下了,那些人都在骂他,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被车撞死?怎么还在飞奔?所有的人都不敢来撞他吗?

或许是因为他太有威力了,前面那三轮车居然主动停在路当中了。

“小伙子,我不招惹你了。这是你的菜,一棵都没少。”老汉说。

他说完就下了车,大步流星地消失在来来往往的车辆当中。

易致行做梦一样走过去,上车,将车子蹬回文具店门口。他看见先前同女人聊天的那男子在门口迎接他。那男子将那些菜放进一个麻袋,让易致行背进店里。

“连老板是我的赌友呢!”他一边说一边数钱,“要是没有他,我的生活可就寂寞死了。你是他侄儿?我看你不太像他,要好好向他学。”

易致行心里想,为什么人们都要他向连叔学?他不是已经在学吗?这是不是暗示他学不会?有一丝沮丧在他心里升起。他收好钱告辞了。

回去的一路上他都在回忆刚才那恐怖的一幕，他觉得自己是捡回了一条命。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往车辆当中乱冲？他又记起来那天的凌晨也是这样，明明感到快被压死了，却又一点事都没有。古怪啊古怪。

回到菜市场，看见连叔正坐在摊位边打瞌睡，他不忍叫醒他，就轻轻地将三轮车放好了。可是连叔立刻就醒来了。他和气地询问易致行对于文具店老板的看法。易致行老老实实在地回答说自己连他的模样都没看清，所以还谈不上有什么看法。但是连叔已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了。

“我同他是莫逆之交，我俩死里逃生，我自己也差点杀了人。”连叔说这话时，眼里像蒙着一层雾。“那时城里每天宵禁，我俩一起钻那些黑角落。老何天不怕地不怕，抓住过幽灵的大胡子。”

“幽灵？”易致行问。

“就是幽灵嘛。老何死死地拽住那把大胡子，结果呢，是他自己的脸上变得血糊糊的……怎么会这样？你说说看？”

易致行不敢说话，因为他看见连叔的手在发抖。他觉得连叔一定是在回忆一些恐怖的往事，那里面可能有凶案之类的。

过了好一会儿连叔才摆脱了回忆，问易致行：“你觉得那文具店规模如何？”

“规模不小，但顾客很少啊。”

“顾客的数量是不重要的。”连叔正色道，“关键是质量，你懂吗？就比如我卖菜，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来买有什么关系？”

易致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你不要点头，没懂也没关系。你只要记住我的话就可以了。你还没吃中饭吧？快去吃，吃了快回来！”

易致行起身往饭铺走，走过几个摊位回头看了一下，看见连叔又陷入了回忆之中。他记起在村里时，大家都说连叔在城里坐过牢，妈妈也知道他坐过牢，但她不知为什么认为，坐过牢的人最稳当。

整个下午连叔都陷在伤感的回忆中，生意也不做了，让顾客随便拿菜，拿了之后随便给一点钱，远比市场价低。易致行看在眼里，暗暗着急。可他心里又冒出个新想法：说不定连叔一直是这样做生意的？他督促自己一定要好好观察连叔做生意的方法，看来在大城市做买卖与乡下集市就是不一样啊！从前他在乡下集市上卖过栗子和烤红薯，那时，他老为价格同顾客争执，有次遭人报复，脑袋都差点被打开了。

“你还记得那黑大汉吧？”连叔忽然开口了。

“同我们打架的那个人？记得的。”

“他是文具店的老何派来的。”

易致行吃了一惊，但没有说话。他想，难怪连叔手握秤砣却始终没有扔过去。他为什么把自己叫去同那人打斗呢？易致行往事情的深处想，刚刚似乎想出点眉目来，却又被连叔打断了思路。

“是老何在拯救我啊！”他高声叫了出来，“从今以后，我们可要谨慎行事，这菜市场里风云莫测。”

他从那把椅子上站起来，似乎一下子清醒了，于是开始认真做生意。

当他俩将所有的菜卖完时，天已经黑了。他俩去饭铺吃了饭，一道回简易房。为了节约，连叔灯也不点，就坐在床上，易致行则坐在那张凳子上。这几天他俩都是这样枯坐，因为想不起有什么话要说。可是连叔忽然站了起来，邀易致行一块儿去河里洗澡。易致行心里很不愿意，可是也只好答应了。

这一回，没走出多远易致行就看见了河边那几级石阶，还有那盏幽幽的路灯。他忍不住问连叔，为什么他白天找不到这个地方？

“白天里你脑子里杂念太多，当然就找不到。”连叔干巴巴地说。

连叔脱得光光地站在那里吹风，他一点都不怕冷。然后他慢慢下水了，他居然走到河中间去了——河水并不深。易致行看呆了。

当易致行胡乱洗了几把冷水，匆忙穿好衣服时，连叔还在河中央。

“连叔——”易致行喊道，冷得牙齿打着架。

“喊什么呢。”连叔很不高兴，“你先回去吧。”

易致行很想走掉，可又对连叔的行为好奇，就站在那里看。

过了好一会儿，连叔终于蹚水回到了岸上。

“连叔真不怕冷！”易致行佩服地说。

回到简易房，连叔倒头便睡。还是像以前一样，整夜如一具尸体，不动不挪。倒是易致行，将晚间洗冷水澡的事思来想去，睡不安稳。他很想学学连叔这种镇定的风度，可他哪里学得会？还有这条河也怪得很，白天里看了脏得恶心，一到晚上就变干净了，那些烂菜叶也不见了，这种会变脸的河他在家乡可是从来没见过。刚来的那天连叔嫌他脏，看来是有道理的。他不是胡乱洗几把冷水立刻就上岸了吗？连叔



可是对生活毫不敷衍的，他之所以敢发誓，易致行的脸因惭愧而在黑暗中发烧，他小声发了一个誓，马上又觉得那誓言是虚假的，他怎么可能……??

文具店的何老板终于到菜场里来了。连叔老远看见他，立刻就跑过去，将他带到储藏室里去说话。他俩待在里头好久都不出来，易致行忍不住了，趁着一个没有顾客的空子溜到那边去偷看。

他发现两人铁青着脸站在那里。后来何老板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连叔，连叔接了收进背心口袋里。易致行不敢再看下去，惴惴不安地回到了菜摊前。难道这两个人在贩卖毒品？易致行顿时觉得自己的前途变得阴暗了，本来他打算这一辈子就在京城混下去的。正当这时连叔来了。

“贱狗啊，你猜猜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连叔显得很有兴致地说。

“是不是彩票？”

“哈哈！你越来越进步了。同彩票差不多。是字谜啊。”

连叔脸上的皱纹笑开了花。

“老朋友给我一包字谜，这可是精神食粮！”

易致行对猜字谜没有多大兴趣，就“好呀好呀”地附和了一句。

“你不要小看这个。”连叔正色道，“它有驱鬼的功效。”

“驱鬼？”

“对。有一个黑鬼，夜夜挖那地洞，很快要通到我们床底下了。有一个大东西挡住了他，他在障碍那边痛哭，我听得很清楚。”